

費邊社思想的批判

曹 紹 濂

十九世紀末葉，在英國崛起的費邊社思想，是典型的改良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是軟化工人階級鬥志的麻醉品，現已成了英國工黨和工會運動思想的靈魂。費邊社思想不但對英國工黨和工會運動起了有害的作用，妨礙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工人階級中的迅速傳播，而且影響了機會主義者柏恩斯坦，促成德國社會民主黨中修正主義派的出現。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過去也有不少的人們中了它的毒素，在思想上走入歧途而不自覺。我們爲着捍衛馬克思主義，必須把費邊社思想中基本的東西一一找出，予以嚴正的批判。

費邊社思想的內容，頗爲龐雜，涉及歷史、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等方面。以下請把它分爲歷史進化思想、“民主主義”思想、經濟租金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四部分來進行批判。但是這四部分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貫串着，這就是費邊社分子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又這四部分中，應以“社會主義”爲中心思想，其他三部分，都是在爲這一思想找出“理論”的根據。因此，這四部分思想彼此之間，都是互相關聯，不能截然分開的，我們所以分開，只是爲着批判的方便而已^①。

① 費邊社成立於1884年一月，它的思想體系，主要地是由韋白夫歸所完成。它的關於社會改革思想的基本內容，最初很簡略地規定在1887年所決定的基本綱領中（見庇斯著「費邊社史」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 269）。這一基本綱領除以後稍有修正外，至今仍有效。費邊社的政策，大略見於1896年向倫敦國際社會主義和職工會大會所提出的「費邊社政策報告和決議」（即「費邊社散文」Fabian Tracts, No. 70）中。宣傳費邊社思想的作品，最早的有「費邊社論文集」（Fabian Essays），這是蕭伯訥和韋白等六個重要人物於1888年在倫敦講演的講稿所組成的。費邊社以後又發行「費邊社散文」約二百篇，這是通俗性質的小冊子。費邊社的機關報有「新政治家週刊」（New Statesman）。其他刊物則有「費邊社新聞」（Fabian News）、「費邊社季刊」（Fabian Quarterly）、「帝國」（Empire）、「法蘭西與不列顛」（France and Britain）等等。此外費邊社思想還散見於上述庇斯著「費邊社史」和韋白夫婦的下列著作：「工業的民主主義」（The Industrial Democracy）、「工會運動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消費者的合作運動」（The Consumer's Cooperative Movement）、「大不列顛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英國地方政府」（English Local Government）、「共產主義、一種新文化」（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歷史進化思想的批判

關於費邊社分子的歷史進化思想，我們可以韋白的言論來作主要的代表。依照韋白的說法，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一、民主主義的，二、漸進性質的，三、合乎道義的，四、遵守憲法的、和平的^①。所謂變革的“漸進性質”這一點，尤其是費邊社分子關於歷史進化的主導思想，因為承認了這一點做前提，其他三點才有了“理論”上的根據。從韋白看來，這種變革如果是“漸進性質”的，那麼，無論它的進展速度是怎樣，才不會造成混亂。因此，他關於變革的“漸進性質”，還很強調地說道：“沒有哲學家現在不承認新制度是從舊制度中逐漸進化出來而不使連續性遭破壞的，或者是在進展當中的任何一點不使全部社會組織發生突變的。新事物本身常常在它有意識地被公認為新事物之先，已經變成了舊事物。歷史上沒有空想的和革命的奇蹟式突變的例子。”^②像這樣類似的言論，在其他費邊社分子中，也是屢見不鮮的。例如費邊社重要人物之一瓦拉斯（G. Wallas）就認為“社會進步唯一充足的原因，是時代精神的緩慢而且常常不自覺的進步”^③。費邊社另一要人貝山特（Annie Besant）也曾經說過：“一個社會由個人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當中決沒有一個交叉點。”^④

重大的根本的變革既然只能是“漸進性質”的，其邏輯的結論，當然也就只能是“民主主義的、合乎道義的、遵守憲法的、和平的”了。關於後面的這幾點思想，費邊社分子在他們的政策報告和決議中，也很強調地提到：“費邊社在態度上是完全遵守憲法的；它的方法也是英國政治生活中所常用的方法。費邊社承認由人類天性以及英國人的國民特性和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各種條件。它對於一般公民所要求實現逐漸的和平的變革，而反對革命，同軍警衝突和殉難等等的願望，表示贊同。”^⑤庇斯甚至認為“重大的社會變革，只能由同意而產生。資本主義制度決不能由一次革命，或者由一次議會的多數表決而被推翻。”^⑥貝山特還說得更荒謬：

① Fabian Essays, 1920, P.34—35.

② 前書, P.31.

③ 前書, P.131.

④ 前書, P.151.

⑤ Fabian Tracts, No. 70.

⑥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256.

“變革是永遠在前進着，我們的社會是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途中。我們所能爲力的，只是有意識地去和正在發生作用的力量合作，因而使這種過渡較之可能有的速度更快一點而已。”^①

上面所引的，都是費邊社分子關於歷史進化思想的主要言論。我們要批判這種思想，首先必須把兩個相關的主導的問題，說過明白。一個問題是，依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有沒有“突變”。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突變”，這種“突變”又是通過什麼方式來實現。後一個問題的解答，當然與前一個問題的解答是密切聯系着的。

要知道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沒有“突變”，我們必須把社會發展一般的原因簡略地說一下。唯心主義者不承認社會的發展要受一定規律的支配，他們認為英雄們的意志，執政者的政策等等，就是社會發展中主要的和決定的力量。唯物主義者則恰恰相反，認為人類歷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的歷史，這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由低級到高級的依次更迭的歷史。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因此，如果新的生產力向前發展了，過時的舊的生產關係不能隨着它發展，而且還要阻礙它的自由發展，那麼，新的生產力必然要同過時的舊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這種矛盾的展開和解決，必然會是由逐漸的量變的積累最後發展到根本的質變，結果就是使過時的舊的生產關係爲新的生產關係所代替，因而使新的生產關係重新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這種根本的質變，就是所謂“突變”。這種“突變”的結果，就是使生產方式由低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因爲生產方式的變更，又決定着整個社會制度的變更，所以這種“突變”的結果，同時也使整個社會由低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

由此可見，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突變”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由內在的原因所決定，並且是按照一定的規律而出現的。它是由量變逐漸積累的必然結果，量變的逐漸積累，只是爲“突變”準備了條件。至於這種“突變”實現時所採的方式，在沒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例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爲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所以這種“突變”常常是通過舊質要素的逐漸克服和衰亡以及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這一方式來實現的。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往往是對抗性的矛盾。在通常情況之下，這種對抗性矛盾所引起

^① Fabian Essays, 1920 P.151.

的“突變”，往往是要通過“爆發”的方式來實現的。因為在這種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它的階級必然有一方為要求新生產力自由發展的先進階級，另一方為維護過時的舊生產關係而妨礙新生產力自由發展的腐朽階級。因此，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成了先進階級和腐朽階級之間的矛盾。後者往往就是居統治地位的階級，而前者往往就是居被統治地位的階級。此時如果不是由於國內或國際形勢的發展，使一國階級力量的對比，隨着發生變化，使先進階級有克服腐朽階級的可能性，腐朽階級必不會沒有抵抗而放棄其階級利益的。這樣一來，這種階級間的矛盾，就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經濟上矛盾的“突變”，往往就只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就是通過“爆發”的方式，才可實現。

以上所講，就是我們對於與社會發展有關的兩個主導問題的說明，也就是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普遍的規律，是人類歷史上屢驗不爽的鐵一般的事實，既不能由人們去任意創造，也不能由人們去任意改變，更不能由人們去任意否認。而費邊社分子却偏要否認這一普遍規律，把重大的根本的變革說成只能是“漸進性質”的變革，並且要發出謬論，說什麼“新制度是從舊制度中逐漸進化出來而不使連續性遭破壞的”，“在進展當中的任何一點不使全部社會組織發生變動的”，“歷史上沒有突變的例子”，“社會進步是不自覺的進步”等等。試問這是合於歷史事實嗎？我們就以英國來說，英國在十七世紀中葉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時，曾經打了幾年內戰，殺了一個國王，逐了一個國王，使專制君主政治一變而為立憲君主政治，使國家權力的重心由國王之手一變而轉到國會手中，使封建貴族階級一階級專政的局面一變而成為封建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連合專政的局面，從而使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掃除，為資本主義社會奠定了基礎，像以上所舉的歷史事變，它們的重要性，費邊社分子難道一點也不感覺到，可以說這不是“突變”，而是“不自覺的進步”嗎？這些歷史事變還沒有使英國制度的“連續性遭破壞”，沒有使英國的“全部社會組織發生變化”嗎？

費邊社分子所強調的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漸進性質”的前提，既然不能成立，其他種種胡說，更是站腳不住了。現在讓我們先來批判這種變革只能是“民主主義”的這一胡說。依韋白之意，這種變革如果是“民主主義”的，那麼，它才會為多數人民所接受。但是誰都知道，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上一方面有在經濟上是剝削者，因而在政治上是壓迫者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有在經濟上是被剝削者，因而在政治上是被壓迫者的無產階級。前者總是人數最少而希望維持剝削和

壓迫制度的階級，後者總是人數最多而希望推翻剝削和壓迫制度的階級。費邊社分子在這裏所說的“多數”，如果是指真正的多數，那麼，就應該是指無產階級的多數。所說的“變革”，如果真的是為多數服務的變革，那麼，就應該是指推翻現有剝削和壓迫制度的變革。但是像這樣的變革，從常識看來，必然只是“突變”的變革，而不是如費邊社分子所主張的“漸進性質”的變革。費邊社分子所主張的“漸進性質”的變革，實際上却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變革，這不是推翻現有的剝削和壓迫制度，而是以巧妙的手法維護這種制度。因此，他們在這裏所說的為多數人民所“接受”，無非是以資產階級的真正少數強姦真正多數的意思，而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作掩護和欺騙的手段罷了。

其次，讓我們來批判這種變革只能是“合乎道義”的這一胡說。依韋白之意，這種變革如果是“合乎道義”的，那麼，人民大眾才不會把它看成是不講道義。但是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道義是有階級性的。從慣於行使剝削和壓迫的資產階級少數看來，剝削和壓迫自然是“合乎道義”的，否則他們就不會維持這種剝削和壓迫制度了。但是從反剝削和壓迫的無產階級多數看來，這顯然不是“合乎道義”的。費邊社分子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多數的立場來看道義問題，他們所謂“合乎道義”的變革，就應該是如上文所講的反剝削和壓迫的變革，是“突變”的變革，而不是“漸進性質”的變革。費邊社分子所謂“漸進性質”的變革，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少數所需要的變革。費邊社分子把這種變革說成是“合乎道義”的變革，也只是站在資產階級少數的立場來看道義的問題，因此，他們的所謂道義，當然也只是為資產階級少數所需要的道義而已。但是費邊社分子却不承認自己是站在資產階級少數的立場，却要裝出超階級的姿態，把資產階級少數所需要的變革，說成是人民大眾所需要的變革，把資產階級少數眼中所認可的道義，說成是人民大眾所認可的道義，並利用這種所謂道義為手段，來約束人民大眾的行動，使得他們不能進行爭取自己所需要的變革。

末了，讓我們來批判這種變革只能是“遵守憲法的、和平的”這一胡說。依韋白之意，這種變革如果是“遵守憲法的、和平的”，那麼，這種變革才有可能在不推翻現有制度之下來進行。我們從這一胡說更可充分地看出費邊社分子的反動本質。因為他們在這裏所說的憲法，就是指英本國現有的憲法，而英本國現有的憲法，從本質來說，就是英國現有的統治階級以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形式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維持自己的經濟剝削制度的一種工具。費邊社分子既然要遵守

憲法，要不推翻現有制度，那麼，任何變革都不會觸及現有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地位和經濟剝削制度了。這樣的變革正是合乎英國現有統治階級的願望，而且只是合乎它們的願望。但是費邊社分子却要設法掩蔽這種事實的真相，並以這些統治階級少數人的意思來冒充一般公民的意思，來混淆視聽，硬說一般公民的願望是“要求實現逐漸的和平的變革”，是“反對革命、同軍警衝突和殉難”。他硬要把當時英國許多罷工運動中工人階級同軍警衝突的鐵一般的事實，完全抹煞。難道英國的工人階級還算不得是公民中的大多數嗎？不但如是。他們還要說要“和正在發生作用的力量合作”。他們在這裏所說的“正在發生作用的力量”是指什麼呢？不言而喻，當然就是指英國現有的統治階級的反動力量。他們在這裏所說的「作用」又是指什麼呢？不言而喻，當然就是指英國現有的統治階級的政府，以冒充社會主義的改革，來緩和工人階級反抗等等的作用。所以他們所說要“和正在發生作用的力量合作”，實際上就是幫助英國現有的統治階級的政府，用以上的手段來對付工人階級，以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維持自己的經濟剝削制度罷了。

由以上所講看來，可見費邊社分子關於歷史進化的思想，是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根本相違反的。費邊社分子為什麼要否認這樣的規律呢？理由很明顯。因為這一規律是無產階級哲學的一部分，這一規律被承認和應用的結果，就是等於要宣布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消滅，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代興。這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和政治革命的思想武器。因此，這一規律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們才能夠承認，才能夠應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費邊社分子，其意圖既然是在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自然是不能而且不願承認這一規律的。他們既然不能而且不願承認這一規律，所以不能不另創一種關於歷史進化的胡說，來蒙蔽工人羣衆，以便於他們實現這種意圖。他們的所謂變革只能是“漸進性質”的胡說，就是為實現這種意圖找出“理論”的根據。他們的所謂變革只能是“民主主義的、合乎道義的、遵守憲法的、和平的”等等胡說，就是為實現這種意圖找出具體的辦法。

“民主主義”思想的批判

費邊社分子的所謂“民主主義”，完全是欺人之談。簡單地說，就是它不限於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並包括經濟上或工業上的民主主義。費邊社分子還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民主主義所帶來的產物。韋伯曾經說過：“在過去一百年中，歐洲社會所以

趨向於社會主義，它的主流就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義的進展。……政治的變革必然要使社會和經濟關係隨着發生相適應的變革。”^①韋白還說過：“按照日益普遍的公意，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不但是人民對自己的政治組織應當由自己去控制，而且要通過政治組織的控制，去控制財富生產的主要工具，以有組織的合作逐漸代替競爭的無政府狀態。……民主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理想，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本身。”^②又依韋白夫婦的說法，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在人民所賴以生活的一切工業和勞務中，要以民有、民治、民享來代替資本家的獨裁”。^③

這種所謂“民主主義”實現的方法是怎樣呢？依韋白夫婦的意見，將來的英國，世襲君主不必廢除，雖則不操實權；貴族院則應取消。將來的國會應有兩個。一個是政治的國會，另一個是社會的國會（即經濟的國會之意）。政治的國會是代表全體公民的共同意志的。這些公民是以公民的身分來被代表，不是以特種物品的生產者，也不是以物品的消費者的身分來被代表。它的職權應該是處理國防、國際關係、司法等等。社會的國會則應該處理為社會生存所需要的全國的工業和勞務。這兩個國會各有其活動範圍，兩者雖互有關係，但是彼此都處於獨立平等的地位。他們所以主張要有兩個國會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為政治性質的事和社會及工業性質的事（這就是經濟性質的事），應該分開。也就是人的統治和事的管理應該分開。^④

至於一般“人民”應該怎樣來參與這種所謂“民主主義”呢？依費邊社分子的理解，“民主主義只是指用自由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監督行政”。^⑤此外沒有其他的事可做了。他們並認為英國現有的平民院（下議院），只要能採行一種更合理的選舉方法，使一切階級的候選人都能進去，那麼，英國的國會制度將會是實行民主主義的一種最好的工具^⑥。費邊社分子不但吹噓英國現有的國會制度，他們對於英國整套的政治制度，都是極力吹噓的。他們曾經宣稱：“英國現在下自各區的會議

① Fabian Essays, 1920, P.33.

② 前書, P.34—35.

③ S. & B.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1920, P.XIII.

④ 前書, P.108—123.

⑤ Fabian Tracts, No. 70.

⑥ 前書.

起，上至中央的國會止，都有一套細緻的民主的國家機構，這都是由一種可使工人階級的投票壓倒一切的選舉制選出來的。所以在歐洲大陸各君主國裏，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對抗，在英國就不存在，社會主義也就不會因此受到妨害。……現在英國所感困難者，不在於為人民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只在於勸告人民好好行使他們已有的權力罷了。”^①

費邊社分子關於所謂“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大致如以上所述。我們首先來批判社會主義的產生是由於民主主義的進展這一胡說。依歷史唯物主義的道理，社會主義的產生，決不是由於“民主主義的進展”，而是有它自己的物質基礎，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關於這種物質基礎，首先我們要提出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發展着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實質和根源，是在於生產過程的性質是社會化，而生產資料和生產成品的佔有（所有制形式），却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因此，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適合而且阻礙了生產力的自由發展。依照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經濟規律，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要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這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客觀條件。斯大林同志說得很好：“既然佔有的私人性不適合生產的社會性，既然現代集體主義的勞動必然引向集體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繼資本主義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主義制度，正像繼黑夜而來的必然是白天一樣。”^②其次，我們要提出的，就是這種必然實現的社會主義的推動力量，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日益尖銳化的階級鬥爭。關於這種力量壯大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得很清楚：“資產者階級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條件，是財富積累在私人手中，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僱傭勞動制。僱傭勞動制是全靠工人們自相競爭來支持的。但資產階級不由地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却使工人們經過互相聯合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因互相競爭引起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藉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腳底下抽去了。它所生產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③

由此可見，費邊社分子所謂社會主義的產生是由於民主主義的進展這一胡說，完全是出於臆斷，毫無歷史事實的根據。我們可以斷言，真正的社會主義，決不是

① 前書。

②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309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20—21頁。

也不能是由民主主義的進展帶來，而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也決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同理，他們的所謂“政治的變革必然要使社會和經濟關係隨着發生相適應的變革”的推論，也完全是不合歷史事實的推論，是倒果為因的推論。因為經濟關係是一個社會的基礎，而政治制度只是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是它的反映。上層建築的變革，總是隨着基礎的變革為轉移的。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們雖不否認政治變革對於經濟變革的能動作用，但是這種能動作用，不是憑人們的主觀來任意決定，而是有了客觀基礎為根據的，是因為這種經濟變革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展開的過程中，已經為自己準備了變革的條件。而且這種政治變革的本身，也是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這種由政治推動的經濟變革，既然有它自己的內在原因，當然不能算是政治變革的結果。這種政治變革和經濟變革相互之間的關係，與費邊社分子所推論的政治變革和經濟變革之間的關係，是不可混為一談的。

費邊社分子為什麼要提出以上的謬論來呢？其中的理由也是很明顯的。這就是他們想用這種謬論來欺騙工人階級說：“你們希望社會主義嗎？你們希望社會和經濟關係的變革嗎？很好！政府推動民主主義的進展，你們就會得到社會主義了。政府實現政治的變革，你們就會得到社會和經濟關係的變革了。你們依靠現在的政府，等着好了，不要談什麼階級鬥爭和政治革命罷！”這就是費邊社分子的用意所在。

費邊社分子的所謂“民主主義”，究竟是什麼性質和內容呢？我們從費邊社分子的言論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們對於國家和政權等的階級本質，不是不知道，就是有意為資產階級隱諱，因而他們對於民主主義的階級本質，也是十分模糊的。國家是什麼呢？國家就是一個社會裏經濟上的剝削階級的政治組織。政權是什麼呢？政權就是這個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利用這個政治組織來鞏固這種經濟剝削制度的一種權力。同理，民主主義是什麼呢？民主主義就是這個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內部，在這個政治組織中，共同參與這個政權行使的一種政治形式。我們必須懂得這些道理，才有可能去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政權的本質是什麼，同時也才有可能去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所標榜的民主主義的本質是什麼。但是費邊社分子却不懂得這些道理，或者毋甯說是有意隱諱這些道理。他們要自命為超階級的，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來談這些問題，因之處處都在為資產階級掩蔽現在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和民主主義等等的階級本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明指出：“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則是資本剝削僱

備勞動的工具”^①，而費邊社分子偏要把英國資產階級的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國家，是所有英國人共同的國家。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就可以有理由說：“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對抗，在英國就不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明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②而費邊社分子偏要把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權也說成是超階級的政權，是管理所有英國人共同事務的政權。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就可以有理由說，英國的國會將會是實行“民主主義”一種最好的工具。列寧明明指出：“管理我們的（以及‘建設’我們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在內），被壓迫階級中千百萬人們從自己生活經驗中所知道的，每日感覺到和接觸到的，簡單明顯而無可爭辯的真理。”^③費邊社分子却要裝做不知道這一“簡單明顯而無可爭辯的真理”，偏要把英國的政府說成是所有英國人的政府，甚至閉着眼睛瞎說：“英國現在下自各區的會議起，上至中央的國會止，都有一套細緻的民主的國家機構，這都是由一種可使工人階級的投票壓倒一切的選舉制選出來的。”因為他們既閉着眼睛瞎說，把英國的政府說成是所有英國人的政府，所以他們最關心的，自然是“不在於為人民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只在於勸告人民好好行使他們已有的權力罷了。”既然說不要“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力”，當然就再不要同資產階級爭奪政權了。既然要“好好行使已有的權力”，當然也只能在現有的國家機構以內好好行使權力了。

費邊社分子既然把英國“人民”的政治權力說得那麼多，把英國的國家機構說得那麼好，我們倒要問一問，費邊社分子在這裏所說的“人民”，究竟是指少數的統治階級，還是指廣大的勞動人民。如果是指廣大的勞動人民，那麼，依照英國國會在1884年所通過的所謂“人民代表案”，並且據說，這在英國還算是空前進步的改革案，為什麼在當時英國三千六百萬人口中，享有選舉權的，不過四百五十萬人？試問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力”在那裏呢？費邊社分子所說的英國“民主的國家機構是由一種可使工人階級的投票壓倒一切的選舉制選出來的，”這是事實嗎？

其次，我們要問一問，費邊社分子所吹噓的英國國會制度，它的真相究竟是怎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318頁。

② 前書，第一卷，11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Ⅱ，444頁。

樣？現在英國國會的選舉，實際上是受各個資產階級政黨的“預選會”操縱，而這些“預選會”又是受本黨少數領袖們的操縱，這些黨的少數領袖們又轉而是聽更少數的金融寡頭的指使。這樣一來，真正操縱英國政治和真正是英國主人翁者，只是這些更少數的金融寡頭而已。一般的勞動人民，沒有選舉權的不必說，即令名義上有選舉權的，試問他們除了選舉這些更少數的金融寡頭所指定的人之外，有什麼投票的自由？費邊社分子所標榜的“民主主義只是指用自由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監督行政”，試問在這樣的英國國會制之下，“自由選舉”從何處談起？

再以英國國會本身來說罷。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當英國的統治階級還需要利用其所謂“民主制”做假面具來欺騙人民時，英國國會在形式上也曾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而過去的英國資產階級法學家常愛吹噓英國國會的權力很大，說什麼英國政治上的主權屬於人民，法律上的主權屬於國會。但是英國國會現在的權力是怎樣呢？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英國內閣的權力天天在膨脹，國會的權力天天在下降，什麼事都是國會聽內閣的指揮。國會如果對內閣投不信任票，內閣還沒有被迫辭職，而國會却先要遭解散。以致近來的英國資產階級法學家又不能不承認，英國事實上的主權已屬於內閣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英國國會為什麼降到這樣的地位呢？這不是因為進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後，英國真正的主人翁，需要一個強固的政權，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覺得少數人所組成的內閣，總比國會的多數黨更易聽指揮一些嗎？試問像這樣的國會，其中連一點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氣氛都沒有了，還能夠真正發揮費邊社分子所標榜的“監督行政”的作用嗎？

再看費邊社分子所吹噓的英國的地方政府是怎樣罷。英國的鄉區政治，是受地主階級操縱。城市政府中自1835年的改革之後，地主階級的勢力雖被排除了，代之而起的，却是資產階級的勢力。試問像這樣的地方機關，還可說是“細緻的民主的國家機構”嗎？廣大人民在當中有一點“政治權力”的影子嗎？

至於費邊社分子所吹噓的十九世紀中英國“民主主義的進展”，更是可笑得很了。固然，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英國比之歐洲大陸各國，在政治上是較為自由一點。這是因為英國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沒有發生過革命的運動，英國的傳統制度沒有受到威脅，所以英國的統治階級不怕恩賜多一點的政治自由。但是自從七十年代以後，隨着英國在世界工業壟斷地位的喪失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情況却大不相同了。此時因為工人運動的高漲，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自由也就完全沒有了。統治階級以軍警鎮壓工人運動的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例如1886年倫敦失業工人

的示威，就遭警察的彈壓。1887年討論愛爾蘭問題的羣衆大會，就爲軍隊所解散，傷了很多的人。1897年南威爾士礦工的罷工，也遭軍隊的干涉。1910年南威爾士礦工的罷工以及鐵路工人的支援，也引起軍隊的掃射。1913年愛爾蘭都柏林三萬工人的罷工，也遭警察的掃射。以上的事變，不過是許多次事變中的幾個例子而已。試問費邊社分子，工人階級連示威、集會、罷工等等權利都不能享有，這還算是“民主主義的進展”嗎？還可以說不必“爲人民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嗎？必須工人階級服服貼貼，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才算是“好好行使他們已有的權力”嗎？

從以上所講看來，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說，費邊社分子的所謂“民主主義”，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而不是廣大人民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正如列寧所指出：“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酷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民主，對於富者爲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爲陷阱爲騙局。”^①但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費邊社分子，却要爲資產階級做代理人來欺騙廣大人民，把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說成是不分階級的“民主主義”，說成是廣大人民在這種所謂“民主主義”之下，也享有很多的“政治權力”。這真是鬼話！稍有常識的人們都會知道，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決沒有不分階級的民主主義。要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列寧說得好：“‘純粹民主制’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既有代替封建制而起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起的無產階級民主制。”^②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們，不但不諱言民主主義的階級性，而且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呢？我們可用斯大林同志的話來作解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的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爲目標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爲目標的。”^③由此看來，無產階級的民主實在是階級社會中最高類型的民主，它是使佔社會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都能享有的民主，它的最後目的並且是要使社會上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都能享有的民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Ⅱ，439頁。

② 前書，438頁。

③ 「列寧主義問題」，58頁。

主。但是在過渡期間，却不能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不排除剝削者少數於民主制之外。

末了，讓我們來批判韋白夫婦關於國會制度的思想。他們把自己所計劃的國會分成爲政治的國會和社會的國會兩個部分，這表示他們根本不了解，或者毋甯說是有意掩蓋政治和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應該知道，國會是一種政權機關。政權是什麼，上面已講過，這就是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利用政治組織，即國家機器，來鞏固這種經濟剝削制度的一種權力。這樣看來，政權只是一種手段，這就是經濟上的剝削階級用以鞏固其經濟剝削制度的一種手段，而經濟剝削制度的鞏固，才是目的。資產階級爲什麼要對封建統治階級革命呢？這就是要以奪取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權爲手段，從而來建立自己的經濟剝削制度。資產階級爲什麼要防止無產階級革命呢？也就是要以鞏固自己的政權爲手段，從而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剝削制度。手段與目的既是統一而不可分的，那麼，政治與經濟也同樣是統一而不可分的了。所以列寧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概括和結果的說法。這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既然是這樣，所以資產階級要鞏固其經濟剝削制度，必須獨佔自己的政權，決不能讓無產階級來參加進去。同理，無產階級要推翻資產階級的這種經濟剝削制度，也必然要先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到自己手中，決不能讓資產階級把這種政權再保留下來。不是政權歸資產階級獨佔，並由資產階級利用這種政權來鞏固經濟剝削制度，就是政權歸無產階級所有，並由無產階級利用這種政權來消滅經濟剝削制度。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政權而可同時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手中，這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事情。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利用這種政權來消滅經濟剝削制度，這更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事情。

由此可見，作爲政權機關的國會分成爲政治的國會和社會的國會，在理論上是根本不通的。如果按照韋白夫婦的計劃，真的把國會分成兩今，將來實施的結果，和英國現有的國會，實質上是不會有什麼區別的。因爲費邊社分子既不主張推翻現有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在如上面所講的英國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資產階級必然要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權來控制選舉，使政治的國會歸自己掌握。這種政治的國會，按其性質來說，既然是政治的，將來必然成爲與英國現有國會相類似的真正的政權機關（從韋白夫婦的計劃看來，也必然會是這樣）。它將不但可以決定一般政治性質的問題，就是關於經濟性質的根本問題，例如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等等，當然也會作爲政治性質的問題而歸政治的國會決定。將來的社會的國會，只會成爲

一個專門性質的機關（從韋白夫婦的計劃看來，也必然會是這樣），而不是一個政權機關。這樣一來，韋白夫婦所計劃的兩個國會地位的獨立平等，根本上就不能實現。兩個國會的地位既不能平等，而兩個國會的設立，也就毫無意義了。資產階級將來雖可容許工人階級的代表進社會的國會中去，作“民主主義”的點綴品，但是這個國會所能決定的問題，却只是限於枝節的、純技術性的經濟問題，即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制度絲毫沒有妨礙的問題而已。如果稍一涉及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等根本問題，影響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制度時，社會的國會或者根本上就不能決定，或者雖然決定了，因為政權不操在自己手中，資產階級不答應，也是沒有辦法去實現的。如果有人懷疑我的推斷，我請他讀一讀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歷史，看一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卜蘭當時受愚弄的故事罷。法國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雖讓他在盧森堡宮的勞工委員會，和巴黎手工業者及工人的代表們高談闊論地討論改善工人生活的方案，但是却不給以實權去貫徹這些方案，結果是他的努力等於白費。這不是很好的例子嗎？

這樣的國會制度的壞處還不止此。因為在英國現有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政治的國會不但必然會成為名則是如費邊社分子所標榜“代表全體公民的共同意志”的機關，實則是代表資產階級分子少數意志的機關，這些資產階級少數必然會以“全體公民”的名義控制政治的國會，實際上也是等於控制全部政權機關，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剝削制度。同時，資產階級還必然會在社會的國會中以一點一滴的經濟上的改良，來示惠於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得到一點一滴的好處，因而忽視了根本的政治鬥爭。甚至對於政權的性質和作用，對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等等，在觀念上也會糊塗起來。這對於資產階級鞏固其統治地位，可說是再理想也沒有的了。費邊社分子在標榜所謂“民主主義”時，口頭上所說的，是要使人民“通過政治組織的控制，去控制財富生產的主要工具”，要使“人民”在一切工業和勞務中，“以民有、民治、民享來代替資本家的獨裁”，不料他們在實際上所做的，原來只是如此！

關於費邊社分子的所謂“民主主義”思想，我們現在可以得到這樣一個一點也不誣蔑他們的結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工人階級中傳播不正確的觀念，使工人階級相信社會主義的產生，不是由於階級鬥爭，而是由於民主主義的改革。民主主義是沒階級性的，英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是實行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很好的工具，將來創立的社會的國會，是實行工業上民主主義很好的工具。這些觀念深入工人階

級腦中以後，工人階級就會只注意經濟鬥爭，不注意政治鬥爭，只注意改良，不注意革命了。這就是他們要實現其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最好的辦法。

經濟租金思想的批判

費邊社的經濟租金思想，是以李嘉圖的地租定律為基礎，同時又受了美國亨利喬治「進步與貧窮」(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年出版)一書的影響。他們的所謂經濟租金，不但是單指地租，並包括工業上的租金。這就是把李嘉圖的地租定律的道理應用於工業方面去。因為費邊社分子認為土地和資本，或者由這兩者所得的收入，都沒有基本上的差別。兩者主要地都是由於不同的私有權的結果。他們特別強調經濟上的不公平，就是由於這種所謂經濟租金的私有。因此，他們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這種經濟租金的思想，倡自蕭伯訥。蕭伯訥的地租學說，實際上是和李嘉圖的完全一樣，這就是“一國的地租，天然地是由因土地較好而付地租的土地肥度和最壞土地肥度之間的差異來決定。”^①他又認為在私有制之下。地租可引起嚴重的不公平。所以他說，土地私有制就是社會主義所要反對的種種不公平的特權的根源^②。

蕭伯訥把地租定律的道理應用到工業資本方面的理由是，因為營業方面出產的情況，也是大不相同，正和各種不同的土壤一樣。位置適宜、機構較好、條件便利的營業，其所包含的工業租金必然更多，這並不是由於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這種租金應該怎樣處理呢？蕭伯訥的主張並不十分明確。在原則上，他是主張經濟租金必須作為公共的或社會的財富，並且要和稅收一樣留歸公用^③。但是要把這種租金作為公共的或社會的財富，它的具體步驟是怎樣呢？蕭伯訥一方面唱出高調，說租金的社會化，將意味着把現在私有主的所有權被剝奪，把他們的財產轉移於整個國家，這就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這種轉移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首要條件，而且他認為這種事件，在英國早已開始了^④。另一方面，他却又主張這種租金的轉歸國家，“不是以一筆總數，而是依攤付的方面。”^⑤他在談到土地問題的處理時也說

① Fabian Essays, 1920, P. 9.

② 前書, P. 26.

③ 前書, 1920, P. 27.

④ 前書, P. 179—180.

⑤ 前書, P. 183—184.

過，社會主義並不要求現在還把土地還之人民，因為“土地現已在人民手中，其所有主大都不在本地。”^①

以上就是蕭伯訥的經濟租金思想的大概。在他的這種思想中，我們首先應該注意的問題，就是經濟上的不公平，它的根源，究竟是如蕭伯訥所承認，在於經濟租金的私有，還是如馬克思所指出，在於剩餘價值的剝削。這是根本問題。但是我們要解答這一根本問題，對於剩餘價值和所謂經濟租金的關係是怎樣，必須作一簡略的明說。

蕭伯訥所謂經濟租金，就是指地租、利息等。這兩者都是從剩餘價值中產生，而且只是從剩餘價值中產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資本家或者自己佔有土地和勞動資料，或者不佔有這些。如果他們不佔有這些，他們就必須從剩餘價值中分出一部分作為地租付給土地所有者，分出另一部分作為利息付給勞動資料所有者或放債資本家，而以其餘部分作為產業利潤或營業利潤，留歸自己所有。如果他們自己佔有這些，那麼，剩餘價值就全部歸他們所有了。地租、利息等和剩餘價值的關係，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一文中已經明白地指出：“地租、利息和產業利潤，不過是商品的剩餘價值或商品中所含無償勞動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稱罷了。它們都是同樣從這個源泉，並且只是從這個源泉產生的。它們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資本本身產生出來的，但是土地和資本使其所有者可能從企業資本家壓榨工人所得的剩餘價值中各分得一份。”^②

由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經濟上不公平的根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是在於剩餘價值的剝削，而且只是在於剩餘價值的剝削，決不是如蕭伯訥所承認，在於經濟租金的私有。經濟租金的私有，雖然是經濟上不公平的現象，但這只是由於剩餘價值剝削的結果，只是從剩餘價值產生，它本身不是一種根源。馬克思在「工資、價值和利潤」一文中還指出：“直接向工人榨取這剩餘價值的正是企業資本家，不管他到底能把這剩餘價值中的哪一部分留歸自己。所以整個僱傭勞動制度，整個現代生產制度，正是建立在企業資本家和僱傭工人間的這種關係上的。”^③經濟租金既然只是從剩餘價值產生，那麼，剩餘價值剝削制消滅了，經濟租金自然也會隨着消滅。因此，我們如果要真正消滅經濟上不公平的根源，就不應該只談消

① 前書，P.26.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410頁。

③ 前書，第一卷，411頁。

滅經濟租金，而應該並且首先要從消滅剩餘價值的剝削開始。

蕭伯訥既要消滅經濟上的不公平，為什麼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呢？這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因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費邊社分子，其真正目的，並不在於消滅經濟上的不公平，而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本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剝削的真相，這也就是給一般工人羣衆以反對這種制度的思想武器。維護這種制度的費邊社分子，當然不願向一般工人羣衆說出這種真相。所以他們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是有他們的階級基礎的。他們既然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而經濟上的不公平，又是不可否認的現象，他們爲要轉移一般工人羣衆的視線，只有另外找原因。所以他們的經濟租金說，其目的就是在用以抵制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使一般工人羣衆不能看出自己被剝削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蕭伯訥的經濟租金說的用意何在，我們從他所提出的消滅經濟上不公平的實施辦法中，更加看得很明顯。他所主張的經濟租金社會化，在現有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實質上就是和以後我們所要批判的生產資料國有化一樣，就令真能實現，也只是一種騙局。這就是把經濟租金從資產階級私人手中轉歸資產階級自己的國家。這種國有化，只是資產階級用另一種方式保全其階級利益之一種掩護而已。試問這樣的國有化，對於工人階級有什麼意義呢？而且就是這樣的國有化，也是很徹底的。因為蕭伯訥所主張的租金轉歸國家，“不是以一筆總數，而是依攤付的辦法。”而土地的所有權，也不是真正還之人民，只是留在人民手中使用而已。蕭伯訥這種消滅經濟租金的辦法，完全是出自亨利喬治所主張的，以課高額土地稅來實現土地國有的辦法。這兩者都是以改良爲名，以保全資本主義制度爲實的主張，對工人階級來說，起了有害的麻醉作用，別無一點好處。

此外我們對於蕭伯訥的地租思想，還應提出兩點來批判，一是蕭伯訥雖然攻擊地租的私有和不公平，却沒有明白提到地租的來源問題。從他的地租的定義中“因土地較好而付地租”一語推論起來，他似乎是把地租看成是出自土地本身。但是我們在上面已講到，地租不是出自土地本身，而是出自剩餘價值一部分，並且只是出自剩餘價值一部分。這道理馬克思已明白指出：“依照正確的地租見解，第一重要的是這種認識：地租不是由土地生出，而是由農業的生產物生出，從而是由勞動的生產物生出，那就是由勞動生產物例如小麥的價格生出，是由農業生產物的價值，由那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生出，不是由土地生出。”^①蕭伯訥為什麼不明白這

^① 郭大力譯「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上冊，320頁（實踐社出版）。

個道理呢？這就是由於他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的原故。因為他既然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決不能而且不願如馬克思一樣，從剩餘價值中去找地租的來源。既然不能而且不願從剩餘價值中去找地租的來源，自然只有把地租看成是出自土地本身了。

二是依照蕭伯訥的地租定義，地租只“是由因土地較好而付地租的土地肥度和最壞土地肥度之間的差異來決定”，可見他在這裏所指的地租，只算是級差地租，只是地租之一種。但是地租除級差地租之外，還有絕對地租。這就是說，每塊土地，不問它的肥度和位置等是怎樣，都要納這種地租。因此，不但較好土地才有地租，即最壞土地，同樣也有地租。因為在人口很多的條件下，最壞土地也不能不利用，同時最壞土地也不是沒有所有主，而最壞土地的所有主，決不會讓別人利用他的土地而不取賠償。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也是人們每天所接觸到的事實。但是蕭伯訥為什麼不提絕對地租呢？我想這也是與他諱言剩餘價值的剝削有聯系的。因為地租如果只“是由因土地較好而付地租的土地肥度和最壞土地肥度之間的差異來決定”，那麼，在人們驟看起來，地租似乎只是與土地的肥度有關，這就使得地租出自土地本身而不出自剩餘價值的說法，更易於使人迷惑了。

由以上所講的幾點看來，費邊社分子的經濟租金思想，是有意蒙蔽工人羣衆，使看不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剝削的真相；以便於實現他們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

以上講過，費邊社的所謂“社會主義”思想，是它的中心思想，此外如歷史進化思想、“民主主義”思想、經濟租金思想等等，其目的都是在為這一思想找出“理論”的根據。現在請把這一思想分成以下三點來批判。

（一）“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

“社會主義”所以必然實現，費邊社分子認為是由於有了歷史的、工業的、經濟的、道德的幾種基礎。

什麼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歷史的基礎呢？韋伯說道：“在本世紀中（指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組織的過去歷史，證明了社會主義所指出的種種理想有不可抗拒的趨勢。英國社會史中本世紀的紀載，開始是試行一種幾乎完全的工業的個人主義。但是大大失敗了。在這種工業的個人主義中，是土地和資本的無限制私有，

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寡頭制。在這種個人主義制度中，很少持久的因素。所以隨着政治解放的進展，生產手段私有制已在各方面受到調整、限制和被廢棄，以致我們可以說，今日的社會主義哲學，只是把大部分已被無意識地採行的社會組織原則，加以有意識和明確的肯定而已。本世紀的經濟史，幾乎是一個不斷的社會主義進展的紀錄。”^①費邊社分子還認為經濟學者中也有“社會主義”的趨向。韋白又說過：“密勒的政治經濟學（J. S. Mill, Political Economy）在1848年出版時，已標誌着舊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終點，他的書以後每出版一次，都更加趨向於社會主義。他逝世之後，大家都知道，他已經由一個政治的民主主義者變為一個深信不疑的社會主義者了。”^②

什麼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工業的基礎呢？費邊社重要人物之一克拉克（Clarke）認為過去的工廠立法中，已顯然帶有“社會主義”的趨勢。他並認為這樣的立法的發展，已把放任主義制度破壞了^③。克拉克還從資本家現已失去經理人作用這一點來斷言，資本家有廢除的可能。他說道：“在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時，資本家是經理人，對於營業要付出勞力。此時他雖可受到各種方法的限制和監督，但是不能被去掉。他履行真正的作用。而且在社會還沒有準備自己接管那些作用時，也不能去掉他。……現在資本家已變為絕對無用了。在公司出現之後，他的職務已另有經理在履行，他自己只變為收租金或利息的人，因之是可以廢去的了。”^④韋白也有同樣的說法^⑤。

什麼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經濟的基礎呢？這就是以上所講蕭伯納的經濟租金學說中所持的理由。因為在私有制之下，經濟租金會引起嚴重的不公平。

什麼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道德的基礎呢？費邊社要人之一阿利維（Oliver）說道：“在今日的社會中，標準工人的生活是由於以自己的才能，為有益的活動而得到。反之，標準資本家或財產所有者生活的獲得，並非因為參與任何活動，而是以一種稱為地租、利息或紅利的年金形式而得到，這是來自無產者每日活動所產生的財富，而受法律的保證。”^⑥他還說道：“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對於社會

① Fabian Essays, 1920, P.30.

② 前書，P.60.

③ 前書，P.77.

④ 前書，P.84—99.

⑤ 前書，P.48.

⑥ 前書，P.115.

道德的改變有着最重要的影響，”^①

我們從上面所引的言論看來，可知費邊社分子所說的“社會主義”既非真正的社會主義，因而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當然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我們的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它的必然實現，決不是由於費邊社分子所指的四種基礎，而是由於上面已經講過的，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發展着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就是由於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同時，這種生產過程又引起無產階級團結性、覺悟性、組織性等等提高，對資產階級鬥爭的加強，成了資產階級的掘墓人。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就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本身，而不存在於其他任何地方。列寧說得好：“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獲得了勝利，但這勝利不過是勞動對資本勝利底前階而已。”^②

費邊社分子把十九世紀英國的各種“改革”如生產手段私有制受到調整、限制和廢棄等等，說成是“社會主義進展”的表示，也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我們則認為這些“改革”不但不是“社會主義進展”的表示，而且是防止真正社會主義出現，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這是資產階級國家掌握政權的人們遇到資本主義發生危機時所慣用的“改革”。如果把這些“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進展”的表示，這無異是把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等同起來了。至於費邊社分子把政治經濟學者密勒看成是一個深信不疑的社會主義者，這更可以看出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是什麼貨色了。試問一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競爭的應否取消，還持兩可態度的密勒，我們還可以把他們看成是深信不疑的社會主義者嗎？

費邊社分子把過去英國的工廠立法說成是有社會主義趨勢，這尤其是不了解，或者毋甯說是有意掩蓋工廠立法的真正意圖。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們，都會知道，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工廠立法是資本主義各國一種普遍的趨勢，英國不過是行之較早的一國而已。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工廠立法都是統治階級用以緩和工人階級反抗，鞏固自己地位的一種手段，英國當然不是例外。像這樣的手段，難道還可以當做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來看嗎？又費邊社分子把資本家已失去經理人作用，因而可以去掉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來看，這更是荒謬之至

① 前書，P.126.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I，72頁。

了。資本家雖不再任經理人，但是他們却在操縱政治。尤其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在進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後，其政治都成了金融寡頭的政治，政府一切的活動，都是服從金融寡頭的利益。他們既然是政權在握，如果不是因為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和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使他們感覺自己地位的孤立和危險，決不會放棄對工人階級的抵抗，而自願退讓的。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工人階級除了用暴力革命，推翻其政權之外，有什麼辦法把他們去掉呢？

費邊社分子以經濟上的不公平和道德上的理由為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這更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看法。經濟上的不公平和道德上的理由，我們只能用來作為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理由，用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合理和應該實現，却不能用來說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因為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必須有客觀的物質的基礎，而不能憑主觀的善良願望。斯大林同志已明白指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並不建立在悲天憫人的感情上，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義”上，並不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熱愛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學根據上”^①

費邊社分子把以上各種理由作為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基礎，有什麼用意呢？他們的用意就在於以此來蒙混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看不出現在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看不出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和歷史任務，並引起工人階級對現有資產階級政權的好感，以便於實現他們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

（二）“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

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內容，很不明確，各人的言論也不大一致。現在且把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言論，約略舉出如下，然後加以批判。

費邊社分子在提出自己的政策報告時，曾經聲明：“費邊社並不把社會主義當做包醫人類社會各種病症的萬應藥，只是醫治因工業組織有缺陷和財富分配不合理而產生的哪些病症。”^②但在同時，他們又宣稱：“社會主義如費邊社所理解，是指國家各種必要的工業的組織和經營，以及關於土地和資本一切形式的經濟租金的佔有，都通過區、市、省或中央的等等最適當的公共機關而操於整個的國家。”他們在這裏還明白提到：“費邊社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只是國家社會主義”^③費邊社基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311頁。

② Fabian Tracts, No. 70.

③ 前書。

本綱領中也規定：“費邊社的目的，是爲了一般的利益，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制之下解放，交歸社會，以謀社會的改革。費邊社在爭取土地私有權和租金私有制的消滅。但是他們在這裏又規定，費邊社爭取把便於社會經營的工業資本移歸社會處理。費邊社在實現這些目的時，一面說沒有賠償，一面又說對於被剝奪的個別人們，可予以社會所認爲適當的救濟。”^①費邊社分子尤其主張市有化。庇斯說過：“我已經指出，各種壟斷事業的市有化，是一種典型的費邊社的辦法，它的起源在費邊社創立前幾十年，費邊社所做的，只是說明它的社會的意義，並主張它的推廣而已。”^②韋白夫婦又說：“須知社會主義並不認爲工業的全部以及一切的勞務，都在一次或以任何一個方式‘社會化’……也不要以爲這種逐漸的‘社會化’進行到一些時候之後，就會普遍地完成，甚至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沒有‘非社會化’的企業了。”^③費邊社分子又認爲消滅貧窮是他們的目的。庇斯說過：“當費邊社被創立時，貧窮是我們的思想的背景。”^④費邊社分子當初所謂消滅貧窮，自然是對廣大的勞動人民的貧窮而言，但是最近柯爾却說：“我們一切的人們，不分貧富，都在受着貧窮的威脅，除非我們迅速改良我們的社會制度。……因此，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希望援助每一個人，而不是只援助貧人。”^⑤

我們從以上的言論中可以看出，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共同點：一是生產手段國有化，但這只是包括“必要的”或“便於社會經營的”那一部分生產手段，而非全部。二是在實現國有化時，對於被剝奪生產手段的私有者，雖不一定有賠償，但是可以有救濟。三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只是在消滅貧窮，而且是很不徹底的消滅。現在就從這三點來進行批判。

生產手段既然是只歸國家所有，當然就是不歸勞動人民自己所公有。因爲費邊社分子在這裏所指的國家，只是現有的所謂“超階級的”國家，實際上當然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生產手段既然是歸資產階級國家所有，這仍然如上面所提過的，只是一種騙局，實際上仍是操在資產階級自己手中。這種辦法正是合乎資本主義發展

①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269.

② 前書, P.241.

③ S. q B.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1920, P.174.

④ Edward R. Pease前書, P.257.

⑤ G. D. H. Cole, Fabian Socialism, 1943, P.165.

的趨勢和資產階級的要求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後，某些國家的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都逐漸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了。而且這種生產手段國有化，又只是限於“必要的”或“便於社會經營的”那一部分，而非全部，那麼，在資產階級操縱政權的情況下，什麼是這裏所謂“必要的”或“便於社會經營的”那一部分，當然也只是由資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階級利益來決定。這樣一來，資產階級自然是可以上下其手的。資產階級覺得某些生產手段國有化對於自己有利，就可任意說成是“必要的”或“便於社會經營的”。資產階級覺得另一些生產手段留歸自己私有私營更為有利，自然就會任意說成是非“必要的”或不“便於社會經營的”了。復次，在實現國有化時，對於被剝奪生產手段的“個別人們”，雖說只“予以社會所認為適當的救濟”，但是在資產階級操縱政權的情況下，這種救濟自然也只是由資產階級自己來決定。試問資產階級在決定這種救濟時，誰能保證這種救濟的對象，只限於“個別人們”而不推及於所有被剝奪生產手段的資本家，救濟的數額，只限於“社會所認為適當的”數額，而不成為變相的賠償，甚至成為超過原價的賠償呢？

以上的各種推斷，都是必然的結果。在工黨掌政時期，英國生產手段國有化的真相，不是這種推斷很好的證明嗎？當時實行國有化的企業，都是資本家私人經營已經虧本，或者無利可圖的企業。又在國有化的進行中，這些資本家私人都得到超過企業實在價值很遠的巨額賠償，或者得到有保證的巨額收入。資本家在國有化當中，不但沒有受到一點損失，反而得到不少的好處。而這種賠償的負擔，後來都是以課稅形式轉到勞動人民身上去了。由此看來，這種所謂國有化，實際上不過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為名，來掩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並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而已。資本主義制度並未因此而絲毫的動搖。工黨要人之一莫里遜曾經說過：“我想讓每一個實業家、每一位企業主都明白，工黨政府不是他們的敵人，這個政府的每一位大臣願意向他們伸手，願意把他們當做人，當作兄弟那樣看待，幫助他們把他們的商業或工業搞得比以前更能獲利。”^①這倒是由衷之言啊。這就是工黨的，同時也是費邊社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本質罷。

末了，費邊社的所謂“社會主義”的目的，既然只是在消滅貧窮，當然就不是在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即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使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使生產力有自由發展的餘地。但是這却

① 引自康士坦丁諾夫主編「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55，P.440。

是真正社會主義所要實現的目的，而消滅貧窮，只是這一目的實現後自然的結果。就以消滅貧窮來說罷，真相究竟是怎樣呢？庇斯爲費邊社吹噓時說道：“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採取了某種行動爲最後消滅貧窮掃清了道路。”^①他還說道：“公平工資的政策，目下在國家和市營事業中到處盛行，這縱然不是費邊社所發明，無論如何，總是由它推廣的罷。”^②韋白甚至認爲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在十九世紀已有所改善，而且正在改善中，將來還有繼續改善的希望。因此，他不相信工人日趨貧窮或走向革命的學說可以成立^③。但是我們如果調查英國勞動人民的境況，却完全不是這樣。英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已天天在相對貧窮化和絕對貧窮化的過程中前進。他們在資本家私人企業下所受的剝削，固不必說，就是在國有化的企業下所受的剝削，也仍然是很殘酷的。我們從1920至1921年之間英國財富收入的分配情況來看，就可以想見一般。此時英國全國的財富有64%歸人數不到私有者總數2%的最大私有者佔有，而76%的居民却只佔有全國財富7.6%^④。這不是英國勞動人民貧窮的鐵證嗎？費邊社分子柯爾近來也看出，根據1935年的調查，英國工人階級中有不少的人的生活，已被迫降到所謂“貧窮線”的準標，不能滿足作爲人的基本需要。英國全部人口中營養不足的，幾乎要佔三分之一以上^⑤。庇斯和韋白等所以看不見英國勞動人民的貧窮，大約是因爲他們心中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受資產階級餵養、過着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少數工人貴族，而沒有想到千千萬萬、困苦流離、忍飢挨餓的下層勞動人民罷。他們眼中所見到的，也只是這些工人貴族的小住宅、小花園，而沒有見到東倫敦、格拉斯哥、曼徹斯特等等城市的貧民窟罷。

總而言之，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只是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有化來冒充社會主義，與真正社會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與真正社會主義既然沒有絲毫共同之點，他們爲什麼要盜用社會主義的名稱呢？這就是因爲他們利用社會主義的名稱做幌子，更易於欺騙工人階級，因而也更易於實現其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

①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 257,

② 前書, P. 241.

③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VI, P. 46.

④ 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上冊，154頁。

⑤ G. D. H. Cole, *Fabian Socialism*, 1943, PP. 71, 73.

(三)“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

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既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所想出來的一套實現的方法，自然也不是適合於真正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口裏雖是反對，心裏却是擁護，所以他們反對的方法，也是十分微妙的。這就是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採正面攻擊的手段，而是採古羅馬臨時獨裁者費比亞（Fabius）以遲疑等待戰略對付敵人的手段。他們曾經標榜着：“你們必須等待適當的時機，好像費比亞和漢尼巴（Hannibal）作戰時耐心等待一樣，雖則很多的人們責難他的遲疑不決；但是時機一到，你們必須奮勇作戰，也好像費比亞一樣，否則你們的等待就成為徒勞無功了。”^①這一手段的具體應用，我們可以看出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們是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韋白夫婦說過：“在要預先計劃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職業組織時，我們心中必須去掉戰鬥的口號，並且丟開戰鬥的方式。社會主義者公認，在一個社會裏，一切成年人只要很強健，都是勞動者，而且從生到死，都有同等的機會，享有文明的生存，自然不會有產生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餘地。”^②庇斯也說道：“社會主義是一個活的原則，它能夠適用於現有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不需一次騷亂的甚或政治的大變動。”^③費邊社分子又公開地承認：“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妥協是政治進步一種必要的條件。”^④不但如是。柯爾近來還想為勞資調和提出“有力的”根據。他認為當大不列顛由作為“世界工廠”而獲得日益增加的贏利時，僱主雖因此而更加富有了，工人也因此而更有好處。他們雖因為從經濟發展中所分得的贏利各有多少的不同，可能並且已經發生了爭執，但是他們為着共同的利益，都不願使更大贏利的獲得受到妨礙。在“世界開發”的共同事業中，勞資雖有爭執，然而却是夥伴^⑤。

其次，費邊社分子又是一些唯理主義者，深信用宣傳方法可使一切人士，不分階級，都能轉向社會主義。費邊社的基本綱領中規定：“為要達到這些目的（指消

①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39.

② S. p B.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1920, P.277.

③ Edward R. Pease前書, P.237.

④ Fabian Tracts, No. 70.

⑤ G. D. H. Cole, Fabian Socialism, 1943, P.145.

滅土地私有權、租金私有制以及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化等等)，費邊社特注意社會主義主張的傳播，並因而引起各種社會的和政治的變革。費邊社並爭取宣傳在經濟、倫理、政治等等方面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知識，以實現這些目的。”^①韋白又宣稱：“費邊社的政策是，不但要對完全相信的人們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計劃，而且要對不同意的人們進行宣傳。我們在宣傳工作上不怕困難，不但要對政治上的自由派或急進派是這樣，而且要對政治上的保守派是這樣，不但要對工人運動派和合作運動者是這樣，而且要對僱主們和金融業者是這樣。”^②

費邊社分子在“費邊社論文集”發表時，他們還不重視工會運動、合作運動、城市社會主義、工資階級等等。在“論文集”發表之後，他們對於這些却逐漸地重視起來，並把這些作為實現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手段。^③又他們對於政黨的看法也是這樣。當他們最初宣布自己的政策時，曾經表示：“不以社會主義的政黨自居，因此並不想在選舉時提出費邊社的候選人，以便於能夠在政治上直接有代表。它只是不失掉機會去影響選舉，並勸各個選舉區選擇社會主義者做它們的候選人而已。”^④但是到了後來，他們對於政黨的組織和活動，却是十分熱心。韋白後來曾經宣稱：“費邊社已經看出，沒有組成一個與自由和保守兩黨相反的明確的社會主義政黨，並參加英國的政治，那麼，社會主義決不能有多大的進展——我們因此努力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它將相信社會主義的見解，採行明確的社會主義政綱。我們承認，在此時此地，對於這樣的一個政黨，可以實現的唯一基礎是工資階級，可以利用的唯一機構是工會組織。費邊社社員在1893年欣然參加了獨立勞工黨的組成，並參加了勞工代表委員會的第一屆會議，這就是英國工黨的前身。1918年工黨所採行的政綱，與三十年前費邊社作者所鼓吹的理想正相符合。”^⑤

費邊社分子還主張在現政權之下參加議會鬥爭和其他團體活動，以為實現其所謂“社會主義”的方法。這些方法，費邊社分子在最初宣布自己的政策時，也還不很重視。他們曾經表示：“費邊社並不想由自己或者由任何其他特別組成的團體或政黨採取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實際步驟。”^⑥但是到了後來，他們對於各種團體

①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269.

② *Fabian Essays*, 1920 P.XIV.

③ 前書, P.V—VIII.

④ *Fabian Tracts*, No. 70.

⑤ *Fabian Essays*, 1920, P.XIV—XV.

⑥ *Fabian Tracts*, No. 70.

動，却很熱心。他們對於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機關以及社會團體等等，都爭取參加進去，發生作用。庇爾曾經說過：“費邊社似乎要成爲一個推動社會的機關，它總是想把一盎司的理論和一噸的實踐結合起來的。”^①這是很合事實的評論。他們對於議會鬥爭，尤其注意。蕭伯納說過：“逐漸過渡到社會民主主義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選舉權的逐漸擴張。”^②庇斯說過：“我們承認，今日真正社會主義的決鬥，是在國會的委員會房間和市政廳的會議室裏。”^③但是費邊社分子並不認爲這樣就可立刻實現社會主義。他們“不相信會有一個時候到來，由於無產者和有產者雙方在平民院某一次普選或某一件法案的爭執中，就會決定社會主義的全部成功。”^④

末了，我們還應該提出，費邊社分子不但不注意歐洲大陸的社會運動，而且聲稱不重視國際主義。韋白說道：“我們有自己的國際主義的見解。我們不大同情於一種普遍的世界主義的理想。”^⑤

以上就是費邊社分子實現其所謂“社會主義”的一些方法。現在首先讓我們來批判費邊社分子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從過去人類歷史的經驗來看，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總是使社會由低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必要的推動力量。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可以有例外呢？上面早已說過，這種例外，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之下，即在國內或國際形勢的發展，使一國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的條件之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因爲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之下，資產階級覺得無產階級力量的日益壯大，自己地位的日益孤立，才有被迫地放棄對無產階級的抵抗的可能。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也才有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如果沒有這種特定條件的存在，那麼，暴力革命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必經的道路。因爲要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要把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變爲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東西就是資本家用以剝削僱傭勞動的手段，是資本家生存的基礎。試問資本家如果不是在上述的特定條件之下，會毫無

① M.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1929, Vol. II, P.287.

② Fabian Essays, 1920, P.183.

③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237.

④ Fabian Tracts, No. 70.

⑤ Fabian Essays, 1920, P.X-XI.

抵抗地把這些東西放棄，而破壞自己生存的基礎嗎？又，資本家的這種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依靠資產階級的政權來鞏固的，試問如果沒有上述特定條件的存在，不經過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有什麼其他辦法把這些東西由資本家手中轉到自己手中呢？總之，我們雖不否認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時，暴力革命也有避免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必須以有上述特定條件的存在為前提。如果既沒有上述的特定條件的存在，又不經過暴力革命，而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那麼，這種社會主義決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是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而已。因為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既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至於不問客觀的條件是怎樣，都絕對地肯定：“妥協是政治進步一種必要的條件”，社會主義“能夠適用於現有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不需一次騷亂的甚或政治的大變動。”韋伯甚至更好笑，把已經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人人“從生到死，都有同等的機會，享有文明的生存”的遠景，說成是他所計劃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遠景，因而斷言不會“產生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實則他所計劃的“共和國”，仍然只是有階級、有剝削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是類似費邊社分子的現在的英國。試問在費邊社分子的現在的英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是邊社否“都有同等的機會，享有文明的生存”呢？英國的工人階級現在是否真的沒有“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呢？英國層出迭見的工人階級對資本家的罷工，同軍警的衝突，這不是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嗎？至於柯爾所提出的勞資調和的根據，更是以工人階級中少數上層分子的心理，來概括一般工人羣衆的心理。因為在英國，真正從所謂“世界開發”中同僱主分得一部分贏利的，只是這少數上層分子，所以為着分得這一部分贏利，而願意同僱主做夥伴，贊同向外侵略的，也只是這少數上層分子而已。

其次，讓我們來批判費邊社分子深信用宣傳方法可使一切的人士，不分階級，都能轉向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並不否認，宣傳工作對於人們轉向社會主義，能起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種宣傳工作，不能希望對一切的人士，不分階級，都可發生同樣的效果。因為人們的階級意識總是由階級存在來決定的。例如資產階級，如果不是在國內國際形勢和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的特定條件之下，決不會只因為受了宣傳，就會轉向社會主義的。此時我們決不可只注意宣傳工作而忽視了暴力革命。斯大林同志說過：“社會主義理想並不是一切階級的理想。這只是無產階級的理想，對實現這一理想直接關心的，並不是一切階級，而只

是無產階級。”^①這是千真萬確的話。費邊社分子在沒有上述特定條件存在時，也深信用宣傳方法可使一切的人士，不分階級，都能轉向社會主義，甚至要包括“僱主們和金融業者”，足見他們所要宣傳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只是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而已。

復次，讓我們來批判費邊社分子希望以工會運動、合作運動、城市社會主義、工資階級和政黨等等來實現其所謂‘社會主義’的思想。工會運動和合作運動都可作為組織工人羣衆的手段，對於社會主義的推進，也可有一定的作用，這一點固然不可否認。但是這兩者都是只注意經濟鬥爭而不注意政治鬥爭，都只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範圍內來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沒有超出资本主義的範圍，而工人階級所需要者，却是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是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是根本打破這種範圍，而不是只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兜圈子。”^②因此，我們如果真的要推翻資本主義，消滅剝削制，決不可只看到工會運動和合作運動，而忽視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不但如是。要使工會運動和合作運動能夠發揮其作用，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覺悟的階級，還必須有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思想的領導。否則必然會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往往就會瑣碎化，就會只顧狹隘的職業的利益而忘却整個階級的利益，從而使無產階級受到嚴重的損失。”^③可是英國的工會運動和合作運動，恰恰不是在無產階級政黨思想領導之下，而是在資產階級政黨影響之下，並且在政治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它們的領導者都是受資產階級小恩小惠收買的工人貴族，都是幻想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以經濟鬥爭為手段，來改善工人階級的境況的。其實工人階級的境況並沒有得到一點的改善。

我們要批判費邊社分子所強調的城市社會主義思想，只要把上面所講的關於英國城市的政權操於什麼階級的問題回憶一下，就可以看出，這種所謂城市社會主義，實際上也正和上文所提到的英國的生產手段國有化一樣，只是一種騙局而已。

要使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必須依靠革命的工人階級來爭取，這是毫無疑義的真理。費邊社分子雖知道依靠“工資階級”來實現其所謂“社會主義”，可是他們心目中所指的“工資階級”，却不是革命的工人羣衆，只是脫離革命的工人羣衆而小資產階級化了的上層分子，是工人貴族，是慣於妥協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因為被資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311—312頁。

② 前書，第一卷，136頁。

③ 前書，第一卷，316—317頁。

產階級用一部分超額利潤所收買，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柱。我們試讀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的歷史，其中不知有多少次的罷工運動，正當革命的工人羣衆和資本家鬥爭激烈的時候，總是有這般居在工人運動領導地位的工人貴族出而主張妥協，使罷工運動歸於失敗，使革命的工人羣衆的目的不能完全達到。費邊社分子所依靠的“工資階級”既是這樣的工人貴族，那麼，這種所謂“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就更加明顯了。

又，要使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必須依靠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真理。費邊社分子雖知道以工黨來領導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實現，可是這個工黨却不是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由落後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並以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聯盟，它自始就是走機會主義的路線。工黨在當政期間一切的措施，與英國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政府，沒有絲毫的區別。我們要了解工黨是什麼貨色，只須看一看斯大林同志對於工黨首領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之流的政府的評論就夠了。斯大林同志曾經是這樣地說過：“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能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癱疽的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羣衆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①這就是工黨的真面目，而費邊社的思想就是它的指導思想。試問像這樣的政黨，能夠領導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嗎？

費邊社分子主張在現有政權下參加議會活動和其他團體活動，這一點我們並不完全反對。但是我們也不可過於重視這些活動而忽視了無產階級革命。例如議會活動，在統治階級的控制力很強，廣大人民不能有很多代表進議會去的情況之下，這種活動的作用就不會很大，此時只能把議會當作講壇來宣傳社會主義，影響羣衆。斯大林同志說過：“決不能想像無產階級只要參加議會，就能推翻資本主義。利用議會鬥爭只能替推翻資本主義準備某些條件罷了。”^②爲什麼我們對於議會活動不能過於重視呢？這是因爲如果不是在由於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使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的特定條件之下，而只是在現有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解決最嚴重意義的問題的地方，並不是如費邊社分子所想像的，“在國會的委員會房間和市政廳的會議室裏”，而正是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交易所和銀行”了。^③就令議

① 「列寧主義問題」，56—57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313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II，443頁。

會還是解決最嚴重意義問題的地方，如果不是在上述的特定條件之下，而只是在現有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我們也不能如蕭伯納那樣地樂觀，以為“選舉權的逐漸擴張”，就會“逐漸過渡到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在現有資本主義社會裏，正如列寧所指出：“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的”。^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不是也指出：“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東西的”^②嗎？既然如此，那麼，如果不是在上述特定條件之下，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除了利用現有議會作講壇外，還必須注意真正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但是費邊社分子却要不問現有政權的階級本質是怎樣，也不問客觀的條件是怎麼，只知勸說工人階級注意爭取“選舉權的逐漸擴張”，並利用這個選舉權和平地參與這個政權裏面去。這樣一來，結果必然會使工人階級忽視了真正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

對於參加議會活動，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對於參加其他團體活動，我們的看法也是這樣。

末了，讓我們來批判費邊社分子不重視國際主義的思想。誰都知道，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各國的資產階級為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防止無產階級的反抗，不但利用本國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等，還要利用國際的資產階級合作。各國的資產階級在他們內部之間有矛盾時，雖然常有戰爭，但是一遇無產階級得勢，影響它們的統治地位時，它們却能立刻合作起來，進行壓制。1871年普法的戰爭剛結束，兩國的資產階級就暗中勾結，來對付巴黎的工人階級。同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之後，第一國際的會員也遭各國資產階級有組織、有計劃的聯合迫害。這都是很顯著的例子。各國的資產階級在壓制無產階級時，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的國際力量，無產階級要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難道不利用無產階級的國際力量，可以取得勝利嗎？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規章」中對於這一點曾經指出：“勞動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現代社會的國家的社會問題，其解決是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實行合作的。”^③這是很正確的指示。費邊社分子為什麼不談國際主義呢？其主要目的，就

① 前書，23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319頁。

③ 前書，第一卷，363頁。

是要替資產階級做代理人來蒙蔽工人階級，使看不出自己解放事業的國際性質，來防止工人階級在國際上的團結和鬥爭，並進一步在工人階級中傳播狹隘的愛國思想，以鞏固資產階級的祖國。這一意圖，我們從費邊社分子以後許多行動中都可以看出。他們自己常常承認，忠於祖國在先，忠於國際工人運動在後。他們在這裏所謂“祖國”，當然只是指資產階級的祖國，他們不談國際主義，就是爲了要忠於這個資產階級的祖國。他們不但要忠於它，而且要擁護它的向外侵略政策。例如當1899年英國的金融寡頭在南非發動帝國主義的戰爭時，大多數費邊社分子都是站在金融寡頭的立場。有的人甚至公然提出爲了文化的利益，南非各共和國應該爲英帝國所兼併的話來。以後費邊社分子更是熱烈地擁護金融寡頭的利益，支持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時，很多費邊社分子都曾經附和工黨，主張參戰。這些人早已由冒牌的社會主義者變成道地的帝國主義者。他們不願談國際主義，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費邊社分子的所謂“社會主義”其實現的各種方法，大致如以上所述。我們從這些方法看來，其中沒有任何一種是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有效的方法。費邊社分子要實現其所謂“社會主義，”爲什麼主張這樣的方法呢？這就是因爲他們並不希望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只希望以冒牌的社會主義來迷惑工人階級，並以這些只適用於冒牌的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來分散工人階級的注意力，以便於實現其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費邊社分子如果不願承認這一點，我可舉出他們自己的話來作證。他們名則是要奉行費比亞的遲疑等待的戰略來對付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底斯却又供認：“不少的人們曾經問道，費邊社社員作戰的適當時機，什麼時候可以到來？事實上我們當時已經承認，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病症，它的補救方法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而且當我們還不知道要在什麼地方作戰以前，作戰的適當時機將不會到來。……遲疑的目的就是要‘商議’。”^①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商議的目的，就是要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不是費邊社分子的真正意圖嗎？

餘 語

費邊社思想無論是關於歷史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經濟方面的、社會方面的，也無論各人的言論是怎樣紛紜龐雜，總有其共同的基本之點。這就是社會的前進，

^①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39—40

只有量變，沒有質變，因之人們推動社會前進的方法，應該只是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國家和政府是超階級的，既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因之現有的國家和政府，只應該被利用而不應該被推翻。現在的社會雖有病症，但是這種病症的根源，不在於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因之勞資階級是無條件地可以調和的。這樣推論起來，要改革社會的病症，其方法只能是用一點一滴的和平的方式來改革，只能在現有國家和政府領導之下來改革，只能在勞資妥協的精神之下來改革。最後，這種改革只能在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之下來進行。這就是費邊社思想的本質。這種思想，簡言之，就是以上提過的所謂改良主義。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這種改良主義的有害作用，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

“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①

費邊社這種思想所以產生，自然有一定的原因，並且要達到一定的目的。這種思想是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葉，這正是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的時期。這一時期英國的情況是怎樣呢？

英國在世界工業中的首席地位，正是在這一時期喪失。同時，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英國的經濟又有長期的蕭條。這些客觀的事實，都使得人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萬古長存的信念發生動搖，使得社會主義思想漸漸在英國流行。例如馬克思社會主義，此時不但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已成為指導的思想，在英國工人階級中的勢力，也是日益增長。傾向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同盟，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立於英國的。

隨着英國在世界工業中首席地位的喪失，英國的壟斷組織和金融寡頭統治，又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因而又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恨。結果就是勞資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慣伎，總是一方面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遇到工人階級革命情緒很高時，也能偽裝關心工人階級福利的姿態，採行某些社會的改革，來緩和工人階級的鬥志，使不走向真正革命的道路。尤其對於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拉得很緊。

在以上的客觀情勢之下，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費邊社分子，一方面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得勢，另一方面又看到資產階級政府這種假仁假義的社會改革也有迷惑的作用，於是挺身而出，為資本主義作垂死的掙扎，並且硬把資產階級

^① 「列寧主義問題」，100頁。

政府這種假仁假義的社會改革說成是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想辦法。他們還想用魚目混珠的手法，另創一種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冒牌的社會主義，來抵制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爲要使得這種冒牌的社會主義能夠迷惑工人階級，所以又從歷史、政治、經濟各方面去找“理論”的根據，因而又倡導關於“歷史進化”、“民主主義”、“經濟租金”種種胡說，來加強這種冒牌的社會主義的“說服力”，來達到其抵制真正社會主義的目的。這就是費邊社思想產生的原因。這種意圖章白自己也曾流露出來了。他說道：我們再不能讓基於過去情況的社會主義理論仍然存在，而不提出異議和修正。我們對於一個已經準備以社會改革爲己任的民主國家，一個具有經濟勢力和權力的工人階級，一個社會良知日益發展的民族，決不能再站在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立足點來相看了^①。

韋白在這裏所謂基於過去情況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指什麼社會主義理論呢？不言而喻，這就是指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以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費邊社分子的主要目的。關於這一點，庇斯也是直認不諱的，他說道：“費邊社第一件成就，如已經提到的，就是破壞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魔力”。“費邊社……拒絕把馬克思所採用的關於經濟和歷史的分析，或者他所預言的關於政治的演進，作爲信條。”

②費邊社分子爲什麼要反對馬克思主義呢？這就是因爲馬克思主義要主張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這是與以上所講的費邊社分子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意圖，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費邊社分子，既然要爲着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以反動的改良主義來抵制馬克思社會主義，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們，爲着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必須以馬克思社會主義來粉碎這種反動的改良主義。同時，我們還要勸告費邊社分子，他們妄想破壞馬克思主義的“魔力”，他們應該好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下面的一段話：“首先必須知道，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單是哲學學說。它是無產階級羣衆的學說，是他們的旗幟，全世界無產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單是什麼哲學‘學派’的創始人，他們是日益發展壯大的活生生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活生生的領導。誰要反對這個學說，誰想‘推翻’它，誰就應當好好地估計到這一切，免得在力量懸殊的鬥爭中碰得頭破血流。”^③（1956年5月20日完稿）

① M.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1929, Vol. II, P. 279.

② Edwar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P. 233—237.

③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318頁。